

抗日战争的细节



魏风华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历史一旦被总结，就会被扭曲；只有翻开历史的细节，才能看到真相！本书以细腻的笔法，通过战场上一个个具体的人、具体的行为，向您讲述一场真实的抗日战争，为您一一还原皇姑屯事件、九一八事变、七七事变、淞沪会战、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决定性细节，将历史的真相交还给您。

[上期回顾]

1928年6月4日凌晨，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行至皇姑屯路段。在这里，日本人引爆了事先准备好的30大包烈性炸药。张作霖从车厢里被炸飞，部下将他塞进汽车，狂奔向沈阳。在车上，身负重伤的张作霖闭眼之前，说了一个“打”字。

纪实文学

板垣比河本小两岁，1929年春天到关东军任职时44岁。当板垣被军部通知前去接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职时，有点肩担大任的感觉。

当时，因满洲问题而“深感不快”的日本人大有人在，自然也包括石原莞尔。石原比板垣小4岁，在他毕业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那一届中，有个外国同学，但这人不是步兵科的，而是炮兵科的，叫蒋介石。

在学校里，石原给人的感觉是喜怒无常，有点神经。当时，老师们有这样一句口头禅：那个来自山形县的小子又搞什么怪名堂了？

1920年春，石原被派往驻武汉的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，在这里他见到了板垣，二人从此结下可靠的友谊。不过，两人性格不一样，板垣有魄力；石原呢，人极聪明，对什么事都有自己的想法，为人孤傲，特别有优越感。从做搭档的角度来看，这两个人的性格还真是互补。

石原虽然身在南方，但目光却是一路向北，关注起满洲问题：为了对付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威胁，能源和空间不多的日本就必须治理好那块地方，否则一切无从谈起。

1931年，从春夏之夏，这片土地上的局势平静而又诡谲。5月份，前来关东军视察的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，长野县人）提到一个问题：仗怎么打？

永田问：有人说你小子在搞谋略，如果打起来，你有把握驱逐东北军么？石原说：我知道永田课长有更好的办法。永田笑着说：不如从国内调两门大炮过来吧，沈阳的城墙太厚了。石原惊叹于永田的细致，问：多大口径的炮？永田说：240毫米口径的，好吧？

就这样，两门240毫米口径的野战重炮和不多的炮弹被悄悄运出东京，拆成一堆散件经神户港运抵旅

顺，然后被秘密送到驻沈阳日军独立守备队。

前面说了，张学良在东北有二十多万正规军，沈阳周围有六七十万人。如果动手了，张学良会怎么办？石原认为：小张比老张差几个段位，不足惧！

说不足惧，并不是说石原有必胜的把握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觉得不足惧，在他看来，“不足惧”是个态度，是一切干大事者应该具有的素质。从一开始，他就知道如果起事，是一次天大的冒险。在他眼里，军人这个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冒险。

冒险？石原用他夹杂着东北味的山形县口音说：必须的。

契机来了：中村震太郎出事了。中村何许人也？

1931年初，负责情报工作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3期，新潟县人）派了几个侦察员，对北满地形和东北军驻军情况进行摸底。中村是其中一批。5月10日，他离开东京。第二部前一次派遣人员，是后面提到的“樱花”二号人物、南京大屠杀“不留战俘”命令的起草者：长勇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，福冈县人）。但长勇完成任务后，安全返回了东京。

中村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。中村3天后到达抚顺，随即前往沈阳关东军特务机关，从那里去哈尔滨，然后是齐齐哈尔等地，一圈下来后，关东军参谋在吉林洮南迎候他。中村最大的任务就是画地图。

对那个年代的日军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：他们在中国偷偷摸摸绘制军用地图的本事太厉害了，很多地图可以精细到村口的一条小河。明治维新后，日本情报人员在中国最大的任务就是画地图，1937年的日军参谋们就是拿着10年前画好的地图打南京的。

中村是个画地图的天才。但6月25日，中村在察尔森山（现内蒙古兴安盟）被东北军兴安屯垦区公署第3团（团长关玉衡）的士兵发现。中村马上递上名片，声称自己是来自日本的科学家，此行是进行土壤调查。

关玉衡团长当然不相信被俘的中村是科学家，因为在战场上搜出了刚画好的军事地图。关团长和他的部下手脚也利索，在向张学良报告的同时，把中村等人给毙了。中村的间谍行为没得说，很明显的是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处死他是个小事；但在那个年代，又是一个大事。

但事情已经是这样了，所以张学良令关玉衡：立即把日本人的尸体烧了。但最后还是走漏了消息，原因是中村戴的一块手表在市面上被发现，日方嚷着要向中国讨说法。

但由于中村之死是间谍行为在先，这一点日本人也很清楚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，他们给这个事件的定性是：中国士兵图财害命。石原虽然没有偷着乐，但觉得似乎一切都在向一个“震撼人心”的时刻而去。

6月底，板垣、石原、花谷等人有过一次聚会。石原说机会来了，正式提出起事时间。

计划从爆破沈阳城外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开始，嫁祸给东北军，然后先动用独立守备队发起对沈阳城外东北军北大营的第一波攻击，再向关东军司令官求援，把第2师团派上去，拿下沈阳后，侵占整个满洲。石原叫沈阳独立守备队加紧在北大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，几个中队长很激动，因为这个密谋连他们的大队长都不知道。

1931年9月18日，最忙的是板垣，一方面担当着事变前线总指挥的角色，另一方面还得接待快到沈阳的建川美次。这位建川美次，是陆

军参谋本部派来担任“劝阻”任务的要人，他们认为动武的时机还没到。一大早，板垣去了本溪，把建川从本溪接到沈阳。这时已是傍晚。板垣作为关东军代表，在本溪见到建川后说的第一句话是：一切都没有问题！

板垣让花谷把建川安排到日本人开的菊文酒馆，然后跑回特务机关。在那里，他开始以关东军司令部的名义下达作战任务。很快，花谷就回到特务机关，而建川“喝多了”。此时，旅顺的石原陷入人生中第一次巨大的忐忑。沈阳那边，天黑后，川岛带着他的中队向柳条湖方向快速前进。

他在距爆炸点3里处的文官屯设立指挥所，随后把河本末守派了出去，后者带领7名士兵摸向柳条湖南满铁路。这次爆破眼炸作霖相比，有个技术要求，因为石原后来补充了一个命令：爆破后，必须保证这段铁路还能顺利通过火车。石原担心一线的士兵真的把那段铁路炸飞。他想：如果真的那样了，又是何苦？本来炸铁路就是找个借口，意思意思就行了，炸完了再修，那不是傻子吗？

石原的计划“完美”了，“河本二世”有难度了。

河本末守估算半天，最后决定使用40小包黄色炸药。量不大。出发前，今田新太郎说，再加2包吧。河本在铁轨边埋好炸药。他看表，指针指向1931年9月18日22点25分。后来，花谷用“明月落入高粱地，疏星点点，长空欲坠”来形容此夜。

河本起爆了炸药。随后向文官屯的川岛中队、虎石台大队和沈阳特务机关同时发去电报，内容一样：“东北军炸毁柳条湖南满铁路，我中队为保路护桥，决定向敌人进攻！”

建川美次在哪儿？他喝多了，正在菊文酒馆睡觉。

卓女士是高景生堂哥的前女友

13

职场小说

夏花听从高景生的安排，当晚上岗前，首先给卓女士致电，但找不到人，只好先把事情挂着，打卡上班。回到南楼，夏花发现前厅的人都在跟姚晶晶说恭喜，一问之下才知道，新的人事任命下来了，空缺了几天的客户关系经理职位由姚晶晶暂代。她依葫芦画瓢地跟姚晶晶恭喜了一番便过去了。姚晶晶一再嘱咐她，晚上值班时要记得打个电话问一下统套F的秋女士有无特别需要。

姚晶晶下班后，夜班开始。夏花露出训练出来的微笑，站在前台当着活招牌，来来去去还是那么些事情，她已经日渐上手。以为一个晚上又要在这样琐碎的忙碌中度过，没想到一个电话过来，她又莫名其妙忙了一把。

打电话的人是代总经理威廉掸，场面上应该称之为陈副总的那位人物：“夏花是吧？我是威廉掸，你入职信息不完整，我现在放开系统操作权限，你登录一下，把资料补全。”威廉掸平日虽然彬彬有礼，但眼神里的凌厉总归难掩，有一次在电梯间巧遇他带二秘外出，三两句训斥便把平日笑嘻嘻的二秘说得差点哭出来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夏花想到这些，十分小心地登录酒店员工系统，把个人信息补齐。家庭住址、家庭成员、教育背景……她连幼稚园在哪儿念的都给填上了，终于交差。

夏花打电话去统套F，询问贵宾秋女士有无任何要求，是否需要增加任何服务。电话里的秋女士声音很是圆润：“一切都很好，谢谢。”

临近半夜的时候，礼宾部接待组风风火火地送来了一队欧洲妇女团。夏花收到客人们的护照，翻开一看头都疼了，每个名字都是一串一串的几十个字母，好几个空点，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姓哪个是名，只好一个一个地小心求证，仔细核对，对着

电脑里的社会信息采集系统奋力作战。夏花忙了将近一个小时，终于把五个人的护照都输进去了，这时又有两个印度男人递了护照过来。翻开护照，居然是手写的！她小心翼翼地开口求证，岂料这两位带着严重口音，夏花于是拿了纸笔请客人手写。这下，她可彻底惹恼了客人。两名印度人一直大叫。夏花一口一个“对不起”“请稍等一分钟”，想试图再仔细分辨一下护照上面的字母，谁知客人气呼呼地一把抢走了护照，一副要摔她脸上的架势。

这时，有个女子的声音在旁边响起：“Excuse me. May I help you, please?”（请问，能让我帮你吗？）夏花一抬头，对上了卓女士淡雅的容颜，她身边依旧站着干练清爽的甄妮，看样子两个人刚外出回来。两个印度人打量了卓女士一番，脸上立即出现了灿烂的笑容，双手递了自家护照上去。

卓女士扫了一眼护照上的手写体，把字母一一写到了纸上给夏花，末了，说：“慢慢来。不用着急，手写体很多人看不来的。”夏花很用力地点头：“嗯，谢谢您，卓女士。”卓女士淡淡一笑，说：“不客气。”

夏花想到高景生的嘱咐，微微笑道：“对了，卓女士，您待会儿有空吗？能不能打扰您几分钟？高总让我跟您说点事。”卓女士轻轻点头：“好，你随时过来找我都没关系。我先上楼，你忙完了再来。”

把两名印度客人的入住手续办好后，夏花便匆匆去了北楼。卓女士亲自给夏花开门，带着淡淡的笑容：“夏小姐，是你啊。快请进。”夏花衷心地微笑：“爵士夫人，高总让我全力配合您的行程。”卓女士秋水般的眼眸忽然荡了一下，转而微笑：“坐下来慢慢说。”

“高总胃穿孔开刀住院，暂时过

不来，让我帮他说声抱歉。他让我问您，这几天您有什么安排，我会全力配合的。”卓女士摇摇头：“这个KK，跟他说了多少次，要把身体照顾好……他在什么医院？明天我过去看他。”

夏花觉得高景生真有先见之明，怎么就知道卓女士会提这茬呢，赶紧照着回答，“那个，高总说，您就别去医院浪费时间了，有空的话，不如先到马场去看看，这才是正事。”卓女士笑了笑：“好吧。明天我约的人正好在那边等我，你帮我安排一辆车去马场吧。”

一夜好眠。早餐过后，夏花通知礼宾部安排了一辆商务车给卓女士一行人专用，她自己也随车同行，在用车记录上，她特别仔细地写了东郊景区的名字，而不是温泉别苑或者马场。以为无人注意，想低调离开，刚要关上车门，却有一张笑脸出现了。原来是多日不见的杜克瑞。

“老杜，姐姐没空陪你玩，拜拜！”夏花摆摆手，想把他打发掉，谁知他突然钻上了车，扯着一张看似天真的笑脸冲卓女士和甄妮招呼道：“美女，我搭个顺风车，你们不介意吧？”卓女士看似不经意地扫了他一眼，说了句：“请随意。”

“你……”杜克瑞突然有点激动地指着卓女士，“你是……”卓女士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含笑不语，并不惊讶。夏花抓住杜克瑞的胳膊往下按，一边摇头一边含笑“嘘”了一声。杜克瑞会意，手指一画，做了个把嘴巴当拉链拉上的手势。车子平稳地驶离夏花酒店的地界。

杜克瑞和卓女士慢慢聊上了，从鸡尾酒到酒店运营策略，相谈甚欢。到了地方，两人挑了一白一红两匹纯种英伦马，漫步马场，看上去倒是极美的一道风景。杜克瑞带路走进林子里后，夏花渐渐感到力不从

心，没多久便落了单。夏花勒着缰绳，夹着马肚子转来转去，遇到叶子红透的枫树，她还可以随手摘一片塞进兜里。一人独乐，倒也别有一番滋味。

“你倒是挺会自得其乐的。”不知什么时候，卓女士出现在她的身旁，美女白马，飒爽英姿。夏花笑了：“眼前的事物都是这么美好，帅哥美女、良辰美景，当然会快乐啦。”两人就这样说说笑笑，谈些不痛不痒的话题，随意漫步，享受这难得的悠闲。直到甄妮赶上来报告说，高景生来电问候，卓女士驻马接过蓝牙耳机，挂上耳朵与高景生对话。两人聊了十来分钟，卓女士脸上一直带着笑容。

夏花羡慕地说：“您和KK的关系真不错。”“是啊，他是个好孩子。”夏花脸上突然一僵，说脱了口，“有这么老的孩子么？”卓女士忽然转过来，对着夏花笑，接下来的话似乎是在解释：“我们认识的时候，都还不是半大的孩子，这么多年以来，酒店行业很乱，他做人做事，始终很有原则。他一直没变，所以在我眼里，他一直都是当年那个孩子。”

“嗯，我听说了，你们很早就认识了，他在欧洲的时候，是您介绍他进夏花酒店的。”夏花顺口说了下去，说完有点后悔。卓女士笑容淡了下来，望着前方说：“我年轻的时候欠了KK堂哥一份情……所以当我知道KK出国的时候，就拜托当地的亲戚照顾他。是我推荐他进入夏花酒店实习的，但仅仅只是推荐，如果他自己不争气，我也没办法把他推上现在的位子。别人能帮的只是给予机遇，前途还是要他去争取。”

卓女士提到高景生的堂哥时，眼眸中有一瞬间的迷离，让人看不出所以然，但夏花忽然明白了，心里某个地方有种豁然的感觉。很奇妙。